



旅居法国女作家
惊艳穿越奇书

郑乔尹 著

「若你過三、四個月對我忘記，我會一個人的過日子。」
星凱忽在帳裏面哭泣。王去法陪……如果你以这样的爱情，王去法却立
请把王去法放成只是……王去法却立……王去法却立……王去法却立……
王去法却立……王去法却立……王去法却立……王去法却立……

安東尼·德·維利埃



蓝缕

郑乔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蓝缕 / 郑乔尹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11.5

(踏错时空系列 / 苏瑶主编)

ISBN 978-7-5453-0541-8

I. ①蓝…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1049 号

踏错时空系列 之 蓝缕

© 郑乔尹 著

责任编辑: 潘杜鹃

装帧设计: 刘 艳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2639330 2639344 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 - 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25.5 字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541-8

定 价: 54.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魅丽出品 必属精品



序言 秋日·晴

说起这篇小说的部分灵感，倒也是来自于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其实是黄昏。

离开巴黎有段时日了，我住在几十公里外的梅如镇。小镇从妇产科医院到火葬场一应俱全。

开车驶出小镇，就是遍地是麦田的乡村，那里有片森林，一半葱郁，一半枯寂，没有悲欢的姿势，只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森林旁边是一块公墓，乡村的公墓很少有人去，生满锈迹的铁门也没上锁，轻轻一推就是阴阳两界。

我要经过这公墓是因为想去公墓对面的玉米地掰两支玉米回家烤着吃。

小时候经常看见村子里的某个老人死了，门板一拆，棉被一盖，往堂屋一放，只露出穿着寿鞋的两只脚，大红棺材就在旁边搁着。

不怕死人，不怕坟，就怕有死者照片的公墓。

他很年轻，黑白照，非常英俊。

那身戎装，应该是二战时候的，或许更早。

月亮出来了。

干净的大理石基面上有一束小菊花，沾了初秋细雨飘过的痕迹。

我忘了看墓碑上的字。

玉米没有掰成，人哆哆嗦嗦地回来了。

后来便再也找不到那条路，再也没有看见那片枯荣对立的森林了。那块乡村公墓，像是一个谜，藏在面具下同我这个陌生人开了一个旖旎的玩笑。

我想，下个故事，就让它发生在这里的城堡里吧……

谁知道呢？

风力无端，有意伤依；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中秋节又要来临了。

这是我写于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四日的一篇日志。我刚从地中海回来，虽然正在灵感与题材之间的矛盾中挣扎着，但还是任性地认真地开始写这个似乎满目伤感的故事。终于，在二〇一〇年的万圣节，我把它写完了。

每个故事都有它的时间价值。时光与笔尖交错，因距离擦出火花，在茫茫夜空中绽放瞬间光华，它是灭了，还是仅仅只是从视线中淡去，对我来说，我都会一直记着属于这个故事特有的味道。

言语触拨暗香动，故事给予的，不仅仅是一双情眼。

她叫秋晴。

有幸与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这份心情。

目录

第一卷 因何恼春风

秋晴清晰地记得梦中的那张脸，同墓碑上的照片如出一辙。梦中，一双钟情的眼睛在微笑，风轻轻地吹起他的头发。

这梦境是悲伤的，秋晴分明体会到了隐藏在梦境深处的一丝挥之不去的离别的意味。

001

第二卷 难寻你芳踪

楼梯肮脏可怖，秋晴在夜色中摸索着上了阁楼，沾了一手灰尘，越是不安就越紧张。她推开房门，眼前陌生又熟悉的景象让她目瞪口呆，满室灰尘，腐朽虫丝缠绕窗棂、墙角，树影投射在小桌上，一缕月光穿过窗户，洒在地板上，照亮了窗前小桌上的一本日历。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
旁边是几个废弃的日历纸团。

013

第三卷 像花虽未红

“安东尼。”秋晴轻唤出声，
他一身黑色行衣，本人比照片上稍瘦，面颊刚毅而不失温和，碧蓝双眸流转，目光落在秋晴的脸上。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025

第四卷 如冰虽不冻

那个将军，似乎也挺喜欢巴黎的。

安东尼忽然松了手，秋晴跌入水里，湿了大半个身子，她来了气，拿眼睛瞪他。安东尼萌生怒意，目光亮如焰火：“你说这话时难道就不会受到良知的嘲笑？他是个魔鬼！”

057

第五卷 是杯酒渐浓

安东尼隐隐地有些触动，脸上的表情转瞬即逝，他要确切的回答：“你确定秋去了公馆？”

“当然，否则她会去哪里？”黛妮余兴未尽，稚嫩的脸庞上流露出的表情是那么可怕，“德国人在那里，她死定了。”

089

第六卷 或我心真空

“我找安东尼，他在哪里？”

“谁？”

“安东尼·德·舒维利埃。”

“原来您说的是这座庄园的最后一位主人啊。”男子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他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庄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归国家所有了……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秋晴飞奔出暗沉的城堡，室外，阳光眷顾了所有的角落，强烈的光线有些刺眼，她有某种身心脱离的错觉。

129

第七卷 何以感震动

安东尼对秋晴的诤付之一笑，他将脸埋入她的黑发之间，嗅着她的发香，手开始不规矩起来，他探入她的背，单手弹开了胸衣的纽扣。

“我不想。”秋晴抓住安东尼的手，她的骄傲使她娇情了。

安东尼不听，他已熟悉秋晴的身体，知道如何会让她感到欢愉，秋晴转过身，眼神却错开了，说：“我说过，我不愿意。”

155

第八卷 听风雨似歌

安东尼猛然回头，母亲的话让他心悸，孤独感越发深重。他平静地说着：“秋被人抓走了，我不想我的母亲和妹妹出事，巴黎到处是当权者的耳目，请母亲谅解。”

187

第九卷 盼时间裂缝

像一抹奇妙的乐音，拨动了秋晴沉寂的心弦，她脱口而出：“您是……”

“安东尼，她的哥哥。”

时间像一把可怕的刻刀，把最初温柔的梦削成苍白干枯的现实，六十多年过去了，巴黎没有变，她也没有变，只有他，温和而宁静地衰老着，像隔了无数个时空，他们终于坐在一起，秋晴认得他，只是安东尼再也不想不起身边的人是谁。

223



lonlu

第一卷

因何恼春风

YIN HE NAO CHUNFENG

清风穿过密叶，几片花瓣飘落，轻盈无声。淡蓝色的烟雾笼罩在树林上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草味，暮春的巴黎宁和、优雅。

秋晴准时来到詹妮太太的房门口，住了大半年郊区，她终于在新学期来临之际联系到了一处合适的住处。秋晴环顾四周，只见一片阳光歇在卵石径口，安静若水，公寓门口开着一树粉花。

“太太就住在这里。”

带路的是詹妮太太的邻居，几十年的老街坊，对这一带了如指掌，他颇有礼貌地止步于门前，细心提醒道：“如果你已经跟太太约好见面的时间，只要叩几下门就可以了。”

秋晴微笑着谢过他。这个年迈的法国男人热情而啰唆，咕哝几声似在自言自语：“太太很少将房子出租给别人，据我所知，上次有位留学生租了她的房子，不过彼此好像相处得并不愉快。你知道，詹妮太太独居很久了……”

“谢谢您。”秋晴冲他笑了一下，她无意关心他人的隐私。

“你是哪所大学的学生？这附近有索邦大学、天主教大学……”

“天主教大学。”

“好学校。那么，祝你愉快。”

老街坊言未尽欢，悻悻离去。巴黎古旧的街巷大多狭窄曲折，行人背影消失得忽然。秋晴抬头望了一眼公寓石檐，一只花斑鸽子蹲在石雕花栏边。细风拂动鬓边散发，偶有清幽花香递送鼻端，新环境容易让人心情愉悦，一抹微笑不知不觉爬上嘴角，秋晴叩响詹妮太太的大门。

几记叩声落下，门打开了，一根拐杖探出门槛，随即而出的是一位白发皤然的老太太。詹妮太太年近八旬，发丝变成了银白色，头上缀了一顶法式小呢帽，身着黑色呢子大衣、黑色皮鞋，衣角露出一方银灰色的裙摆，泛着靡靡细致的丝绸光泽。抬头之际，嘴唇上那一抹艳丽的红色尤为醒目。

詹妮太太定定地望着面前这个小个子黑头发的女孩，琢磨着她的来意。暮春，天气尚未暖透，微风犹带寒意，秋晴一路小跑而来，反而难抵热意，鼻尖冒了汗，怀里还抱着一大袋书，伶仃模样倒像是一个小姑娘。阳光下，她笑靥如花。

“你是……”

“您以后的房客。太太，我们约好了今天见面。”

“是今天吗？”

“是的。”

“你没记错吧？”

“没有记错，是今天。”

秋晴很肯定地回答。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容易忘事，她不想出什么乱子，巴黎的房子实在是太难找了。

“这么说是我记错了……”

詹妮太太喃喃自语，竟有点伤心。她回望一眼长长的走廊，又回头说：“能另外约个时间吗？我今天有事要出去，阁楼的房间我还没来得及让用人收拾。”

“我后天就要上课了，太太。”

秋晴解释着。她见詹妮太太没多大反应，提高嗓门儿重复了一遍：“后天我要上课，太太！”

“知道了，知道了。”詹妮太太提起拐杖敲了几下石径，“我的耳朵好使得很。”说罢，她转身使唤用人：“阿莲——”

她走过去几步，又返身。日影飞落檐角，淡似夕照，秋晴背对着阳光，光线勾勒出她娇小的身躯，亮晃晃的。詹妮太太微微眯起眼睛，向前一步，轻声问道：“你叫什么？”

“秋晴。”

“秋……秋……”

詹妮太太低声念着，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中。昨晚下了一夜的小雨，卵石径上落满花瓣，湿漉漉的携重不飞，花香深浅难驻，随风暗传。詹妮太太回过神来，用拐杖敲击着地面，她走出门外，若有所思地咕哝了一句：“又到夏天了……我讨厌夏天。”

秋晴的房间位于阁楼，由于经年不用，木梯积满灰尘，风一吹过，门扉就嘎吱作响。女佣打开房门，阳光照不到这里，半间房陷入黑暗。窗户边挂了绸幔，一盏小型吊灯轻轻地晃动着，角落里堆着几个大木箱，久无人问，挂锁暗淡无光。

“这是太太家人的东西，请您不要触碰。”

女佣高昂头颅，一脸傲气，她向新房客介绍这座豪华公寓的辉煌历史：“这所公寓是太太母亲的嫁妆，现在是属于太太的。以前的房子更大，您要知道，太太的家族不是一般的巴黎人家……”

女佣很骄傲，仿佛在这般人家服侍是她的荣耀，秋晴的心思不在此，她扫了一眼角落的大箱子，直接问道：“这些箱子什么时候搬走？”

“您说什么？”

“箱子，角落里的箱子什么时候能搬走？”

女佣难以置信，她顿了一下，说道：“这是太太家人的东西，您无

权决定它们的去留。”

“可是从现在起，这房间是属于我的，它们占了四分之一的空间，我觉得对房客来说不公平，麻烦你向太太提一下。”

“以前的租客也没提过。”

“所以他们才会搬走。”秋晴微蹙眉头，“阁楼本来就不大。”

女佣解释道：“以前的房客搬走是因为受到了邻居的干扰。”

秋晴站在窗边往外看去，园内浅草满地，花叶贴地争飞。一棵樱花树枝叶繁茂，梢间樱桃紧实可爱。女佣继续说道：“住在对面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叫夏维尔。他的脾气有些古怪，喜欢养些小动物，比如公鸡、兔子，去年还在楼道里养了一只羊，后来遭到邻居抗议才作罢……”

几颗熟透的坚果弹跳着，骨碌碌地滚落到石阶上。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园子里，他费劲地俯下身子，认真地拾取坚果，映入秋晴眼帘的是一头灰白而稀疏的头发。

晚风吹过，激起密叶浓音如潮，一角夕阳贴在雕花石檐上，天光渐渐收敛，夜幕落得无声无息。

秋晴开了灯，细细地打量起她的新家来。阁楼不算宽敞，厨房、洗手间却一应俱全，覆满灰尘的家具和地板暗沉、干涩，由于主人长久的忽视而受到伤害。大箱子像几只伏地静驻的怪兽，身后墙角幽暗如夜色。

那堵墙是新砌的。

能看得出来，主人年事已高，而用人对房子又缺乏关爱，再美再豪华的大宅也经受不住岁月的侵蚀。秋晴觉得可惜，可她终究只是一个房客，夏季课程一结束，如阁楼不合心意，她极有可能另觅住处。

一摞书掉落在地板上，激起的灰尘迷了眼睛，秋晴打开窗户，转到盥洗室打了桶水，擦拭起陈旧失色的木地板来。水渍慢慢地蜿蜒到墙角，她顺势擦了一下落满灰尘的大木箱盖，目光停落处，发觉木箱并未

上锁。

灯光轻柔蔓延，铜锁投下的影子甚美，秋晴心里莫名一动，打开了箱子。

满满一箱的旧纸，纸张干枯而精致，碰触时会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一封盖着火红蜡封的信吸引了秋晴的目光，压下心底的犹豫，她打开了信。

若你离去，这世界对我来说仅余一个苍白的深梦，生命只剩下残丝，像孤星飘忽在晨昏两界，无法着陆……如果你认为这样的爱情过于兴师动众，请把它理解成仅仅是一个澎湃而温柔的梦……巴黎已沦陷，所有的过往都已成为梦境……

安东尼·德·舒维利埃

一九四四年六月

这是一封情书，但更像是吐露心声的私人日记，秋晴不能辨认全部的内容，安东尼的字迹潦草而肆意，仿佛匆忙之间一挥而就。信纸末尾洒了几滴墨水，时日久远，墨迹干涸成了晦暗的印痕。

满箱的纸上都有相仿的字迹，这个木箱应该是属于安东尼的。如果安东尼已经去世，那这些就是他的遗物……秋晴揣测着，要是他还活着呢？

窗外车辆飞驰而过，似一阵疾风，车灯划过一道弧线，逐渐淡远。秋晴把信放回原处。信封上没有写明地址和姓名，整封信更像是一段欲诉而止的陈旧心事。秋晴寻找着答案，她希望能够在这个木箱里搜寻出有关安东尼身世的东西，甚至有关他生平的文字记录。

轻屏呼吸，秋晴抽出一张折叠的纸。纸张发黄了，陈旧脆薄，黏合在一起难以剥离，吸引她的是抬头几个字——死亡证明。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葬礼将于圣佩德教堂举行……葬于拉雪兹神父墓园。

紧捏住裂口，道了谢后，起身往楼上走去，走了几步，回头一看，夏维尔俯身捡着米粒，一粒一粒捡得分外仔细。

下午，阳光透出暑意，秋晴把窗台上的花盆移到阴凉处，回首听见有人在轻叩她的房门，是女佣阿莲。她来传递詹妮太太的意思，与上次不同，阿莲说话时明显多了一份恭谨：“秋小姐，太太请您过去喝下午茶。”

这是秋晴第一次进入詹妮太太的住所，公寓繁复、奢华，与阁楼对比鲜明。小圆桌上的白瓷茶具泛着微微的光，一枝玫瑰插在花瓶里，斜夭身枝，似载满温柔的秋阳。

詹妮太太坐着，指甲与嘴唇经过精心修饰，红得耀眼。她请秋晴坐下，直接切入主题：“听阿莲说，你要搬走阁楼上的箱子？”

“是的，太太。阁楼不宽敞，我想给自己腾出点空间。”

“那就让他们去搬吧，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那几个箱子是属于太太家人的？”

女孩子好奇心重，秋晴也不例外，优美的情书和冰凉的死亡证明足以引发她浓厚的兴趣，她想知道得多一点。詹妮太太静静地坐着，暖和的阳光容易让人萌发睡意，她看着秋晴，面容安详。

年轻的女孩新鲜如夏花，漆黑的眼睛，漆黑的长发……詹妮太太缓缓地伸出手，抚过秋晴垂落的发丝，她苍老的手碰触秋晴的黑发和细腻的皮肤，反差巨大，詹妮太太的眼里恍然划过一缕黯然的落寞，仿佛时间在向她展示一个令人尴尬的伤口。她稍稍一顿，俯首含笑，问道：

“你多大了？”

“二十岁。”

“真年轻。”詹妮太太踌躇了一会儿，话轻如夜风无影，“年轻真好。”

秋晴闻言静默。她还不能理解青春对于一位垂暮老人意味着什么，只是沉默地坐着，嘴角习惯性地微微上扬，似在微笑。

“想家吗？”

“还好。”

这样的关切带了暖暖的忧伤，让秋晴有点难受。詹妮太太微侧身子，说得极轻：“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许更年轻，就离家去了美国。那时候战争刚刚结束，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九四五年，巴黎解放的前夕我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和我的母亲一起。我还有一个哥哥……”

“他叫什么？”

“安东尼。一位年轻的伯爵，舒维利埃家族的伯爵。”

原来是他。秋晴喟叹一声。法国世袭贵族不少，如今，更多的贵族过着和普通人无异的生活，秋晴没想到詹妮太太的家族背景会如此强势，她飞快地扫了一眼公寓的装饰，想象着昔日的锦簇辉煌。

她问：“后来呢？”

“后来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很多年来，我母亲唯一的猜测就是他为巴黎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哥哥曾是一位战士。”

道路两旁，梧桐密叶抖碎阳光，地上映着点点光斑，六月的巴黎恬静淡雅，暖浮晴色。这个下午，秋晴跟几位同学去北部公园写生，大家约好在地铁站见面。秋晴伴随着一道明媚的春光走入站口，几个女孩边走边聊，如风铃般的笑声散了一地。

巴黎的地铁已有百余年历史，每日乘客熙攘不绝。地铁缓缓启动，车身摇晃着，幽深的隧道响起钢铁冰冷的碰撞声，一丝若有似无的香味飘过。秋晴忽然觉得有点累，她把头靠在玻璃窗上，看站台的灯光逐渐退远，消失。

地铁迎风疾驰，在下一个站口停下，人影纷纷而过，四周静寂无声。地铁里光线昏黄，灯影幽幽摇晃，映得站台上人影浮泛，稀薄得似要脱离视线，这个站台安静得不像话。

秋晴趴在窗口，蓦地睁大眼睛，她看清楚了。

站台上站着四五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灯光勾勒出其漂亮的身材，军装、马靴诠释着只属于某个年代的暴力美感。他们正在搜检着几位乘客，态度蛮横恶劣，那几人清一色的黑礼帽、大胡子，很乖顺地接受士兵的检查。

秋晴看着觉得新奇，推了一下身边的女伴：“你们看。”

这时，地铁重新启动，转入黑暗的隧道。女伴不解地问：“看什么？”

“过去了。”秋晴有点遗憾。那几个兵士身材异常高大魁梧，金发、白皮肤，更像是德国人，服饰也像，巴黎地铁站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景象呢？这一切更像是一场幻觉。她抬头看了一眼站点地图，问，“还有几站到公园？”

“还有两站，过了拉雪兹神父墓园站就到了。”

“拉雪兹神父墓园……”秋晴恍惚了一下，起身离去，女伴唤住她：“秋，还有一站呢。”

秋晴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但仍旧往前走。

“你不舒服？”

“没有。”秋晴恍然回过神来，匆忙答道，“我有点事先走了。”

阳光慵懒而舒缓地照在脸上，光线停在一条小道入口处，风吹过浓密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只有一线阳光穿过树枝罅隙，如一缕游动的金线，覆在秋晴的眉间。墓园很大，外围墙壁因年代久远呈现出斑痕，连排古树将阳光隔得很远，像是风的伎俩，团团树影随声逐人，交织森森冷意。

秋晴拢了拢领口，低头进了墓园。

暮春的公墓阒无一人，隔了一面爬满苔藓的旧墙，铁门是光滑的，轻轻一推就是阴阳两界。

墙外的人影纷纷走过，游离在听觉之外，安宁罩住了外面的喧嚣，铺天盖地的是无边的寂静。秋晴刚才还好奇自己的举动，不知道为何会